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

我们

Мы

又名《反乌托邦与自由》

〔俄〕尤金·扎米亚金◎著 王莒光◎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俄】尤金·扎米亚金◎著

王莒光◎译

我们

又名《反乌托邦与自由》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俄罗斯)扎米亚金著;王莒光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640-7800-3

I. ①我… II. ①扎…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0248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7.25

责任编辑/魏 诺

字 数/159千字

文案编辑/朱 喜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陈 玉

定 价/25.00元

责任印制/边心超

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

乔治·奥威尔

在听说有这么一部作品存在的几年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这本书。它真是这个焚书年代里少有的文学奇品。在翻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25年》后，我发现其故事是这样的：

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扎米亚金于1937年在巴黎去世。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曾出版过一些作品。《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该书的内容与俄罗斯无关，与当时的政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它是一部描写26世纪的科幻作品。但是由于书中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便被禁止出版。后来，这部手稿辗转流到国外得以出版，现在已经有英语、法语及捷克语等语种的译本，但是俄文版的从未出版过。英译本曾在美国出版过，但是我未能得到过一本。后来，法语版推出后，我成功地借到过一本。依我看来，这部作品虽不是最好的一部，但必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一个英国的出版商有足够的胆识来重出这部作品。

在阅读《我们》时，我肯定大家首先都会留意却从未指出过这么一个事实——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部分创作灵感肯定是源于这本书。这两本书都描写了原始的人类精神对纯理性化、机械化和毫无感情世界的反抗，这两本书中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都被假设在600年后。在这两本书中所营造的故事氛围很相似，他们描写的是同一类型的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作品内容在政治意识方面少一些，更多地流露出受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扎米亚金描写的26世纪里，乌托邦里的居民完全彻底地失去了

他们的个性，以至于用数字代号作为他们名字。他们居住在玻璃房中（写这部小说时，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是为了便于政治警察（他们称其“护卫”）的监视。他们穿着相同的制服，通常是以号码或者是他们穿着的制服来称呼一个人。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消遣是在喇叭里播放的大一统王国国歌的歌声中四人一起并排行走。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他们所住的玻璃公寓中的窗帘一个小时（他们称这一个小时为“性爱时间”）。当然，那里的人不会结婚，不过他们的性生活却并非完全地滥交。为了能做爱，他们每个人都会领一个玫瑰券，他们的做爱对象在规定的性爱时间内完事后会在小票上签字。大一统王国被一个叫做“大恩主”的人统治着，“大恩主”每年由全体选民重新选举产生，但是他总是能全票当选。这个国家的指导纲领是幸福与自由不兼容。在伊甸园里，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要求得到自由，所以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王国通过剥夺人的自由来恢复人的幸福。

至此，这部作品与《美丽新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扎米亚金的作品在整体的架构上没有那么好——作品的情节可读性不强，很松散，故事情节较为复杂，不易总结。但是它有着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这是其他作品中所缺少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人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因为它设想通过在人出生前的治疗、用药和催眠性的暗示，可以做到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人类机体。制造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和制造出一个智力底下的半痴呆人是同样的容易，因为两者的原始本能相同，比如都有着对母体母性的感觉或者是对自由的渴望，而这些都极易处理。同时，他们对作品中所详细描述的社会为什么会形成阶级，则没能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解释。经济剥削不是目的，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是其动机。那里没有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位于最上层的人也没有想一直待在那里的强

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地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极其缺乏目标，以至于令人很难相信这样的社会会长久地存在。

总体而言，扎米亚金的书与我们自己的处境密切相关。尽管会有教育和护卫们进行防范，但是人类许多原始的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是位极有天赋的工程师，但是他也只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虫。身处乌托邦生活中，会经常因为一些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担惊受怕。

D-503爱上了一位叫I-330的号码（在书中，爱是一种形式的犯罪），I-330是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她暂时成功地把D-503引向造反的道路。当造反开始后，大恩主的敌人好像非常地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能够放下公寓的窗帘外，他们甚至沉溺于吸烟、酗酒这些恶习。最终，D-503被挽救后而免于承受因自己的愚蠢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当局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导致近期动乱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些人患上了幻想病。导致幻想病因的神经中枢的位置也被确定了下来，这种病可以通过X光来治愈。D-503接受了这个手术，手术后的他能够轻松地去去做他一直都应该做的事——向警方出卖自己的同党。他看着玻璃钟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的I-330无动于衷：

“她看着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椅子上的扶手，直到她的双眼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出去，用电击的方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再把她放到玻璃钟罩下。如此反复了三次，但是她却没有吐露一个字。与她一同被带来的那些人则显得更为老实一些：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第一次受刑后便招供了。明天他们将会被送到大恩主的机器里接受惩罚。”

大恩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金笔下的乌托邦社会里经常处决人。处决人时会公开进行，大恩主也会亲临现场，并且还会伴有官方诗人朗诵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是那种古老简陋的刑具，而是经

过多次改进，能在瞬间把受害者液化，使其很快化为一缕青烟和一滩清水。实际上，处决人是一种人祭的形式，而对这种处决场面的描绘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中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

这种对极权主义非理性一面的直觉理解——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金的这部作品比赫胥黎的更技高一筹。很容易看出这本书被禁止出版的原因。D-503与I-330之间下面的对话（我做了一些删减）完全有足够的理由使审查人员行使审查大权：

“你难道不知道你计划的是革命吗？”

“是的，就是革命！这有什么荒谬的？”

“因为不可能再会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终的革命，再没有别的革命，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那么请告诉我，最后的一个数字是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最后的数字？”

“呃，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这太可笑了！数字是无穷的，怎么会有最后的一个数？”

“那么怎么会有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地方。然而，扎米亚金很有可能并非是有意识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对象。他写这部作品时大概是在列宁去世前后，不可能知道后来斯大林实行的独裁统治。1923年的俄国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去反抗，因为当时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安全和舒适。

扎米亚金所针对的目标并非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向当时的工业文明。我没有读过扎米亚金的其他作品，不过我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且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就《我们》这部作品来看，他强烈地倾向于尚

古主义。1906年，他被投入沙皇政府的牢中，1922年他又被投入布尔什维克的牢房之中，并且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里。他有理由讨厌他生活中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作品并非是单纯地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实际上，他对“机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类不假思索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但是却再也无法将其关入瓶中。这部作品如果能在英国得以出版，是非常值得找来阅读的。

Мы

记事一

关键词：

公告；最智慧的线；一首诗

现在我只逐字抄录今天刊登在《一统报》上的公告：

“统一号宇宙飞船将于120天后竣工。统一号飞升太空，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1000年前，你们英勇的祖先征服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一统王国。而你们将会有更加光荣的功绩：你们将在喷火的玻璃制电飞船的帮助下统一无垠的宇宙。你们将让其他星球上那些或许仍处在荒蛮的自由状态中的未知存在臣服，让他们屈从于理性恩赐的桎梏之下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是算术般准确无误的幸福，那么我们将有责任强制他们幸福。当然，在诉诸武力之前，我们会尽力说服教育他们。

因此，我们代表大恩主向一统王国的众号码宣布：

凡能者皆须作专题论文、颂歌、宣言、诗或其他形式的作品以歌颂一

统王国的富丽、雄伟。

这些作品将作为首批搭载物被统一号载入太空。

一统王国万岁！众号码万岁！大恩主万岁！”

我这样抄写着，便觉得两颊发烫。是的，我们应该统一浩瀚无垠的宇宙。是的，我们应该将野蛮原始的曲线，将它变成切线、渐进线，直至最终变成文明的直线。因为一统王国的线是直线，因为最智慧的线是伟大、神圣、精确、智慧的直线。

我是D-503，是统一号的设计师，同时也是一统王国的一名数学家。我的笔习惯了写数字，不知道应如何创造音乐般的韵文。我只是想尝试记录下我见过的和我想到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样——我们，那么就让我的记事录以《我们》为名吧）。但是，既然我的记事录是我们的生活的衍生品，是一统王国的数学般完美的生活的衍生品，且不计我的志愿和技艺如何，难道它本身不就是一首诗吗？它会是的，我相信，我知道。

写至此处，我的脸颊在发烫。这感觉一定宛如一个女人初次感受到她身体里那般娇小、尚未睁眼的全新的小人儿的心跳一样。它是我，但同时又不是我。它将需要漫长的几个月，用我的生命和鲜血来滋养，然后从我身上痛苦地撕扯下来，敬献于一统王国的脚下。

但是我准备好了，一如我们中的每一个，或者，大多数。我已准备就绪。

记事二

关键字：

芭蕾舞；和谐的方形；未知数X

春天在绿墙外的远处，从杳渺的荒原上，轻风送来鹅黄色甜甜的不知名的花粉。这甜甜的花粉让你的嘴唇干燥，你不得不总是去舔它。你看到的所有女人的嘴唇都是甜的（男人的自然也是）。这有些影响逻辑思维。

但是天空！它湛蓝无垠，万里无云（古人的品味是多么的野蛮，那滑稽地、混乱笨拙地堆叠的水汽竟给他们的诗人以灵感！）我爱，我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爱，只爱这纯净无瑕的天空。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是用坚不可摧的玻璃建造的，正如绿墙和我们所有的建筑一样。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这蓝色世界的最深处和未知的惊人的方程式。你甚至可以在每天最常见、最寻常的事物中看到它们。

就拿下面的例子来说。一个早上，我站在正在建造统一号的工

厂里，忽然看见车床和校准仪闭目摇摆，全不在意其他的物体；旋转盘左右摇摆，闪闪发光；平衡梁神气地扭动着肩膀；钻头有节奏地上下运动，奏出和谐的乐曲。突然，我看到了这宏大的淡蓝色晨光中的机械芭蕾的全部美妙。

然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美？为什么舞蹈是美的？”我的答案是：因为这是不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远意义全然在于绝对的、审美的从属地位，在于理想的不自由。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他们生命中最崇高的时刻（神秘宗教仪式、军事游行）纵情于舞蹈是真的，那么这只说明一件事：自远古以来，不自由的本能便是人类的固有有机构成，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只不过是意识到了而已……

我不得不等稍后完成这篇记事了。显示器咔嗒响了一声，我抬头一看：O-90——当然是她了。半分钟后她就会到这儿，来跟我散步，这是我们的习惯。

亲爱的 O！我总是感觉她人如其名：她大约比母性标准矮10公分，因此整个人像个圆似的。我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张着粉色的圆嘴巴，仿佛要接着我的话说下去。而且，她的手腕圆乎乎、肉嘟嘟的，就像婴儿的胳膊一样。

她进来的时候，我逻辑思维的飞轮还在嗡嗡地全速运转。出于惯性，我对她说的是我刚想出来的公式，这包含着一切——舞蹈、机械和我们全部。

“很美妙，不是吗？”我问。

“是的，很美妙。”O-90灿烂地对我笑着说，“春天到了。”
好吧。你看，春天……她说的是春天。女人……我沉默了。

楼下，大道上熙熙攘攘。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下午的私人时间

多用来做额外的散步。像往常一样，所有音乐机器铜管齐鸣，高奏《一统王国进行曲》。成百上千的号码们，整齐统一地身着浅蓝色的服装，胸前挂着金色的徽章和每个人的号码，4人一排，列队行进，整齐地踩着乐拍。我——我们一排4个号码，不过是这洪流中数不清的浪花中的一朵。我左边是O-90（要是1000年前我的一个多毛的祖先写的话，他或许会用那个滑稽的词来形容她，那便是“我的”），我右边是两个我不认识的号码，一男一女。

天空蓝得迷人，每一个徽章上映着一个小小的婴孩笑脸般的太阳，还有一张思想纯正、毫无邪念的脸庞……光线。你明白它吗？一切都来自于单一的、发光的、会笑的物质。铜管的旋律“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就像铜楼梯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而你一步一步铿锵而上，直上让人晕眩的蓝天……

就像早上在工厂一样，我仿佛是平生第一次看见眼前的景象：一条条笔直整齐的街道，锃亮的玻璃人行道，神圣的透明平行六面体房子，和谐的蓝灰色方形队伍。我感到不是我的前人们，而是我，对，就是我，战胜了旧时的上帝和旧的生活。是我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一座高塔，我不敢动一下臂肘，生怕墙、炮塔、机器在我面前分离析。

然后我的思绪跳到了几个世纪前，从“+”号变成了“-”号。因为对比的关系，我突然想到我在博物馆里看过的一张画：20世纪的一条街道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车、动物、海报、树、色彩和鸟儿，斑驳得晃眼……而且他们说这真的存在过，很可能是这样。这在我看来是那么难以置信、那么荒谬，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

紧接着，我右边有人附和着笑了起来。我转头看去：一排雪白

锋利的牙齿和一张陌生女人的脸。

“原谅我。”她说，“不过你充满热情地看着周围的事物，就像神话中上帝造物第七天。在我看来，你敢肯定连我也是你造的，没有任何别人的参与。我很荣幸……”

她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笑，我甚至可以说她是带着几分敬意说的（也许她早知道我是统一号的设计师）。但是从她的眼神中，或者眉毛里，我可以看出有某种奇怪的撩人的未知数X，而我无法确定它，也无法得出具体的数。

不知怎么回事，我感到很尴尬、很疲乏。我想流畅地跟她解释我为什么笑，却说得结结巴巴。我说现在与过去的鲜明对比，这无法逾越的深渊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为什么无法逾越呢？”（多么洁白的牙齿！）“深渊之上可以架起一座桥梁。你想，乐鼓、军队、队伍这些过去都存在，因此……”

“毫无疑问！”我喊道。（多么让人诧异的思想巧合：她说的几乎就是我说的，这些话我出门散步之前刚刚写下来。）“你看，甚至思想。这是因为没有人是‘唯一’，而只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们是如此相像……”

她说：“你确定？”

她眉毛挑到太阳穴位置，眉心形成了一个尖锐的角，就像未知数X的上半部分。然后我又糊涂了。我左顾右盼，发现……

我右边的她身材苗条，柔韧有曲线，分明像一条马鞭。我现在可以看清她的号码了，是I-330；我左边是O，与她截然相反的人儿，浑身都是圆乎乎的，手腕上还有一道婴儿般的肉褶子。我这排最右边的是一位我不认识的男性号码，长得很奇怪，身体上有两道

弯，像字母S似的。我们四个是如此不同……

我右边的I-330好像看懂了我慌乱的眼神，叹了一口气说，“好吧……唉！”

说实话，这一声“唉”的叹息完全是时候。但是她的脸上或者声音中又有那种……对我来说是不寻常的尖锐。我说，“没有必要唉声叹气，科学在进步，这是很显然的。即使不是现在，那么50年或者100年后……”

“甚至每个人的鼻子……”

“是啊。”我几乎喊了起来，“包括鼻子。如果人与人之间还有差别的话，就会产生嫉妒……因为如果我是个塌鼻子，而别人……”

“啊，你的鼻子非常‘经典’，就像古时候人们说的那样。但是你的手……别缩回去，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你的手！”

我讨厌别人看我的手。它们毛茸茸的，很粗糙，简直是丑陋的返祖现象。我伸出自己的手，尽可能装作无所谓地说：“像猿猴的爪子。”

她瞪着我的手看，又看了看我的脸。“这真是最有意思的组合。”她反复打量着我，像是用眼睛掂量我的分量似的，眉心的尖角又拧了起来。

“他和我登记了。”O张开粉嘟嘟的嘴，极其兴奋地说。

我真希望她没有开口，她说话完全不合时宜。通常，这个亲爱的O……不管我怎么理解……她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开口。她说话的速度总是比思考的速度慢两拍，永远没有相反的时候。

大道尽头，蓄电塔敲响了17点的钟声。私人时间结束。I-330和那个S形的男号码一起走了。他的脸不知怎么会那么激情四

射，让人尊重，现在看起来倒是有几分熟悉。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是在哪儿呢？

走的时候，I-330 又带着她未知数 X 一样的笑容说：“后天来大礼堂 112 室吧。”

我耸了耸肩说：“如果我能被分到大礼堂的话……”

然而她，不知为何非常确定地说：“你会被分到大礼堂的。”

这个女人，就像偶然溜进方程式的不可解的无理数一样，让我不悦。因而，我倒是很乐意同亲爱的 O 单独待一会儿。

我们手挽着手，穿过了 4 个人行道。在街角她该向右转了，而我向左转。

“我今天真想去你那儿，放下窗帘……今天，就现在……” O 羞涩地抬起头，用圆圆的、蓝水晶般的眼睛看着我。

她真可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昨天刚刚来过，而且她知道我们下一个性生活日是后天。这不过是她又一个“说话不经过大脑”的例子，就像发动机时常提前点火，而这火花有时是有害的。

我们分手时，我吻了两次她那可爱单纯的蓝眼睛——不，更确切地说，是 3 次。